

西安,中国人的原乡

吴文莉的《西安城》记忆

在当代陕西作家中,能够以三十年笔力与精神去追忆、书写百年西安移民史的恐怕仅有“70后”作家吴文莉。

《叶落长安》名字取自“秋风生渭水,落叶满长安”,是吴文莉的“西安城”系列长篇小说的起端,是引领“西安城”系列作品的叙事体系。

二十多岁的时候,吴文莉像几千年前那些深入乡间肌理收集民歌的使者,一次次往返于丰沃的关中平原腹地,在临潼、阎良乃至富平等地的山东村,从那些老人人口相传的记忆里抽丝剥茧,寻找着一百年前山东人西进的传奇故事以及那些细碎烦琐的日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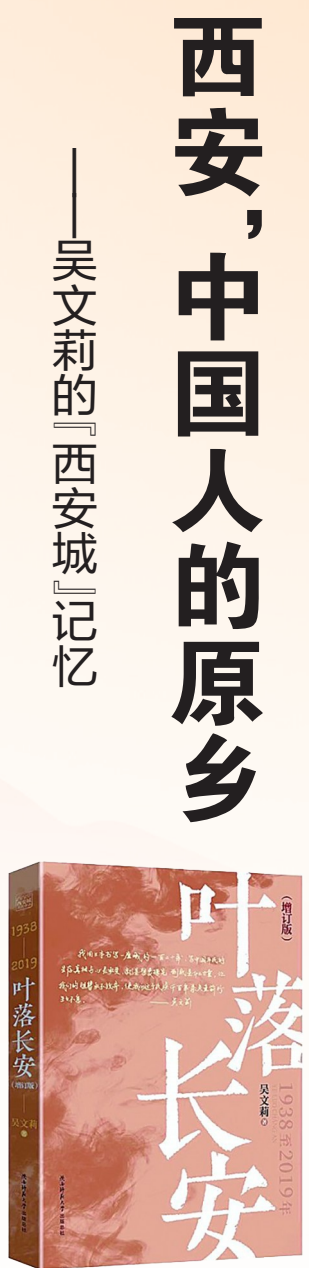
吴文莉这种基于长期深入生活,深入观察、思考,冶炼体验强度的写作,对绝大多数沉迷于时尚、身体、欲望、消费的“70后”“80后”“90后”作家都具有启示意义。

同样在《叶落长安》中,吴文莉试图还原的是20世纪50年代那些从河南中原大地迁徙关中平原的生命之旅,作品中几条不同的叙事场景,几条脉络有时不期相遇,有时碰撞交错。

吴文莉在行走中有了某种历史意识或文化自觉,“写意图叙,既随物以婉转;属采附势,亦与心而徘徊”。家是传统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场景。

移民居作文化最活跃的载体之一,带来多元的文化,使其成为吴文莉写作的一种驱动力。

无论是《叶落长安》《叶落长安》,还是《黄金城》,西安的街道小巷如同一幅活生生的画卷,随着人物的脚步带着我们在历史的风尘中,观望市井生活。



读《道德经》有感

传说老子在其老师常枞临终前,请教授受老师最后的教诲。常枞张口,示意味,舌头的存在,是由于它的柔软;而牙齿都脱落了,是由于它的刚强。

任何事物都由正反两种因素组合而成。它们互相联系,互相依赖,互相渗透,互相补充,互为其根。有正必有反,有阴必有阳,有男必有女,有雌必有雄。

《道德经》阐述了无极图和太极图及其相互关系,讲了天道和人道的关系,目的在于使人道效法于天道,由太极返回无极,使人回归先天纯粹的本性。

老子认为,水的德性与“道”的某些性质非常接近,因此把水推崇为“道”的象征。在《道德经》中把水的德性概括为七种善:居善地、心善渊、与善仁、言善信、正善治、事善能、动善时。

居善地,就是水通常总是向低处流淌,流到大家不抢不夺的低洼之地,少有纷争之处就是善地;水的这一德性告诉我们,人要顺其自然,顺势而为,随遇而安。

老子将水的各种特性喻做人做事的道理,把人的修养比喻成接近于“水”的存在,说水“几于道”。

自然规律,不违背自然,以自然之道、养自然之身,促进自然和身心的自我完善。

《道德经》是道家文化的基本经典,“道”是《道德经》一书的核心概念,是老子学说的精华所在。

“道”就是这样一种自然、无形而又真实存在、无所不含、无限圆满、至善至美、至高无上的本体。

“道法自然”是老子哲学的重要思想,揭示了宇宙天地间万事万物的根本属性,就是效法或遵循“自然而然”的规律。

《老子》曰: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,世界万物都由“道”衍生而出。“道”是无极,无极即“无”,太极即“有”。

张书省是我的大学老师,而且是教我写课的老师,虽然他后来离开西北大学去赴“电”,成为陕西电视台的新闻中心主任乃至副台长,但他触“电”而不弃笔。

张,伸张正义,为时代张目,为真理呐喊。首辑“杂文篇”指斥师德丧失,艺术病态,还有“美文篇”中的《车德》等篇中时下沉痛,以呼吁枯树再春。

文如其人张书省

们所能讲授。如今有源和忠泉都走了,令人悲伤。希望同学们工作、写作的同时锻炼身体,活着就是幸福,喘气就是效益,奉献就是大福气,健康就是硬道理。

大学毕业30周年时师生聚会,张老师给我们每人赠送了他的著作《这都什么年代了》,更荣幸的是张老师为我签名留念,此外我还荣幸地送张老师回家以聆听他的更多教诲。

于激变中寻觅故土

——读杜芳川《战乾州》

两个家族,三代人,跨越了清末时代、军阀割据和民国时期,直到最后看到社会主义的曙光……作者以乾州厚土为纸,以历史资料为墨,为家乡记录了一段极具“地方传统气质”的变革过程。

我国自古是乡土的中国,它是与封建社会配套的一系列世界观。而乡土的文明面对革命和现代化,往往是最遭冲击的,往往呈现出激烈的断裂。

《战乾州》在坚持“乡土中国”这点上也不例外。但极富意味的是,如果说20世纪初期的作者渴求“彻底的”变革与“完全的”新人,他们以各种方式与传统“决裂”,而寻根文学把“传统”置于被抛弃、被剥夺的无望中,那么在这里,“传统”反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。

心理特征,提供地域文化(仪式、饮食、民俗)的依据和背景。它不仅是老一辈(如乾安澜)的依归和依靠,也是子一辈怀义、书艺的行动依据,甚至是孙辈天赐、天秀的行动依据。

“传统”在小说中始终散发着母性的、极具包容性和生产力的光辉。乾陵是它的主要形象。乾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武则天的陵寝。作者在文中毫不吝啬对乾陵的赞美。它对乾安澜一代有着强烈的精神引导作用;武则天尊奉,极具仁主风范,于是乾安澜的祈雨也完全出自善意,本无意伤害任何人;武则天立无字碑,功过任由后人评说,于是族长召集子孙,在无字碑前对子孙施予教育。

另一个有趣的点在于,作者非常擅长描写饮食,也着力描写“挂面、锅盔、馍、豆腐脑”,这样的片段,往往令观者食指大动,垂涎三尺。可以说,在这本小说中,“乡土”其实不能算作“革命”或“启蒙”之前的“未开化”状态,它的物质性与精神性是混合在一起、不分彼此,而且相对独立完整。

重和独到见解,《傅聪西安发脾气》《又见名人发脾气》记述了高雅音乐会上不尊重艺术的秩序和氛围,他指出:“不管理还是被迫,我们似乎需要这种秩序,我们民族的素质似乎也需要提高,否则,还讲什么与世界接轨!”这样的谆谆教诲,良苦用心,旨在提高国人尊重艺术的意识和欣赏艺术的修养。

省,删繁就简三秋树。张老师的文笔素净简练,在《小城往事》这篇千字文中,十分之九的篇幅写友人心中戚戚之风盛行,最末一段写道:“友人言未麻,我等皆哈哈大笑。”友人慨叹曰:“我地消闲文化居全国之冠矣!”我说:“未必,本地未必在君城之后。”车进一巷,我信手一指:“瞧!岂逊色乎?”众人望去,街头两张方桌,麻战正酣,其中尚有一椅叠椅之六七岁小儿。友人瞪目结舌。寥寥数语,将休闲娱乐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真乃中华优秀古文之再现。

啰哩啰嗦,师门弄文,还是罢笔,精益求精,多读老师和大师们的文章,从中揣摩感悟为人文之道。

的子女,也教育了她的子女。

在这个意义上,小说的灵魂人物乾安澜不能被视为传统的封建大家长,反而更像一座传承历史的桥梁,以传统的力量将新人渡去历史的另一边。虽然乾安澜也迷信礼教、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,但在此基础上,他的内心非常温柔。他始终坚持朴素的道理和正义,也“温柔”地在不破环既有规矩的前提下,尽可能为每个弱者谋生路。乾安澜的话说:“80年代中国农村进行经济改革,农村发生制度、心理、人际关系等变动,改变了传统社会秩序,导致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选择和‘较量’。”

最后,作者说乾州人“人性刚方、崇尚俭朴。男勤稼穡,女事桑麻、勤纺织”。在这个意义上,这部小说的“寻根”意味仍旧浓郁。在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10年后的今天,现代化进程又何尝没有激变、在飘荡。借用洪子诚先生的话说:“80年代中国农村进行经济改革,农村发生制度、心理、人际关系等变动,改变了传统社会秩序,导致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选择和‘较量’。”

乾县籍作家杜芳川的长篇小说《战乾州》以乾、周两户人家的家族史为主线,描写了新旧主义革命之变乾州人民的觉醒和坚守。作者在后记中写道,这是一部在“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”完成的作品,作者也希望借助这样一部作品,为乾县写一点值得记忆和拥有的东西。

故事开始于一场祭祀活动。乾州城遭遇大旱,百姓无以维生,当地大户乾家与周家听从梁道士的计策,要进行“传统”的祈雨活动——火祭。然而,火祭要牺牲一对童男童女,乾、周两个家族的人都不愿牺牲骨肉,争执不休,最终从人市上买回一对童男童女,以完成祭祀。所幸在祭祀开始前,天降甘霖,两个孩子在历经波折后,成为乾家的养子、养孙女……故事就此拉开帷幕。



荐读